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名著无障碍阅读丛书

三言精华

随文注音注释 无障碍阅读

(明) 冯梦龙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名著无障碍阅读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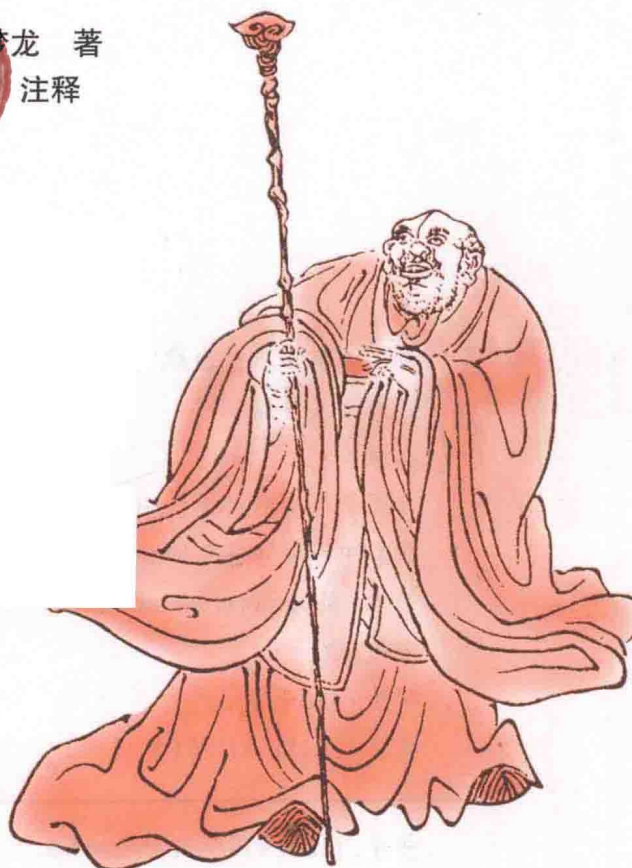
三言精华

随文注音注释 无障碍阅读



(明)冯梦龙 著

王健 注释



郑州大学出版社

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言精华 / (明) 冯梦龙著. — 郑州 :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5.3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名著无障碍阅读丛书)

ISBN 978-7-5645-2164-6

I. ①三… II. ①冯… III. ①话本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明代 IV. ①I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27291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40号

出版人: 王 锋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 889mm×1194mm 1/16

印张: 20

字数: 480千字

版次: 2015年3月第1版

邮政编码: 450052

发行部电话: 0371-66966070

印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45-2164-6

定价: 26.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前言】

王 健

《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合称，为中国白话短篇小说创作的高峰之一。编纂者冯梦龙，明代著名文学家、戏曲家，字犹龙，一字耳犹，号墨憨斋主人，别号龙子犹，苏州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冯梦龙以其对小说、戏曲、民歌、笑话等通俗文学的创作、搜集、整理、编辑，为我国古代文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三言》是一部优秀的话本与拟话本小说选集，每书收短篇小说40篇，共计120篇，约150万字。所收录的作品，有宋元旧篇，也有明代新作和冯梦龙拟作，但已难以一一分辨清楚。但无论是宋元旧篇，还是明代新作，都经过冯梦龙程度不等地增删和润饰。《喻世明言》（刊印时原书名为《古今小说》）大约于明代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刊行，《警世通言》于天启四年刊行，《醒世恒言》于天启七年刊行。《三言》几乎囊括了宋元及明代流行的所有优秀话本和拟话本，冯梦龙的同时代人凌濛初在其《初刻拍案惊奇》序中曾说，《三言》已“把宋元旧种……搜括殆尽”，选剩下来的好比“沟中断芜，略不足陈”。

在明代中后期，通俗小说的创作取得了极大的发展。有明一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开始崛起，他们的生活理念、道德标准、人生追求等，逐渐冲破传统儒家文化规范价值的藩篱。特别是在思想上，自宋代以来就居于核心地位，并拥有绝对权威的“程朱理学”出现了某些松动。阳明心学、泰州学派和以李贽为代表的启蒙思潮兴起，影响深远。王阳明倡导的“心学”大胆肯定民间普通百姓的“良知”；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把儒家伦理观念通俗化，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主张，肯定人的物质欲望；李贽更是把晚明启蒙思想推向高峰，形成了一股具有思想解放意味的人文主义思潮。与此相适应，具有近代意义的市民文化开始兴起并逐渐壮大。旧有的道德价值体系，实质上已不可避免地面临瓦解。在这种背景下，供广大民众消闲取乐的世俗小说由宋元时的涓涓细流迅速汇聚成河，由口头的说唱文学发展成为正式的书面文学，一部分文学家也开始加入通俗文学的创作和编辑工作中。作为说书人底本的话本便是一种典型的市井文学，充分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思想观念，“三言”更是它们的杰出代表。

“三言”主要是对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进行编辑，但冯梦龙在进行编辑的同时，进行了一定的修订。实际上，编辑与修订便是冯梦龙对“三言”的重新创作。因此，“三言”既从话本母体中继承了“说话”艺术的特质，又吸收了多种艺术形式的营养，形成了更适应于书面阅读的艺术手法和创作特点，在包括情节设置、形象塑造、语言运用等

方面都形成了中国白话短篇小说独具的艺术特色。

冯梦龙作为一个封建社会中的进步文人，其思想虽然受到了市民意识的深刻影响，但在基本方面还是以先秦儒学为基础的，特别是其中的“中庸之道”的思想。然而，冯梦龙所处的时代，恰恰又是“情”与“理”激烈碰撞的时代。自宋代以来，理学成为社会意识形态主流，要求“存天理，灭人欲”，由此导致正统文艺只讲理，不讲情，晚明大批进步文人对此进行了激烈抨击，冯梦龙则试图寻找一条“情”与“理”和谐统一的道路，在“三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肯定市民意识、讴歌人类天性的同时，往往要求文艺还能起到传统的教化功能。此外，三言中有不少作品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因果报应与宿命思想，一些篇目中存在露骨的色情描写。

“三言”的艺术特色和成就是多方面的，择其荦荦大端者主要是：

首先，注重在日常生活中显示出故事的传奇性。“三言”虽全部都是短篇小说，但也可纳入“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的世情小说一类。作者善于运用生活中偶然性的巧合来构成故事的冲突，回旋跌宕，波澜起伏；同时也善于设置悬念伏笔，常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一文，因“珍珠衫”生发出一系列的变故。作者继承了宋元话本的历史传统，不但原来作为说话人表演手段的诗词、入话、头回等成为创作的结构形式，就是故事情节也都能在人物性格的冲突中发展，把前因后果交代清楚。有话即长，无话即短，脉络分明。而且矛盾一定“当场”解决，有头有尾，常常连次要人物的结局也交代得一清二楚。这样的形式，正是我国宋元话本小说所具有的民族形式。尽管明人的白话短篇小说已由说话人的口头转到读者的案头，而保留下来的这些说话人固有的表演特点，使读者仿佛置身书场，亲聆艺人娓娓动听地讲述故事，有着一一定的吸引力，这也是“三言”的一个优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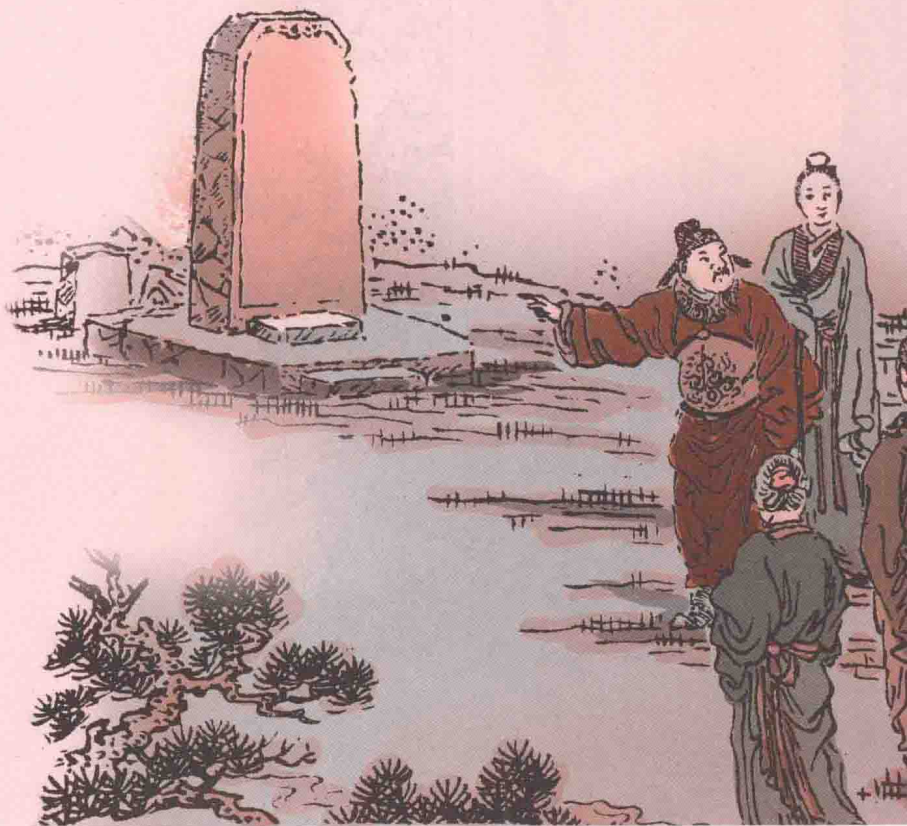
其次，作者善于进行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性格的刻画。与以粗笔勾勒见长的宋元话本相比，“三言”既有了较多的真切自然而又层次清晰的心理描写，着重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并善于把人物内心活动和生活细节，与人物的表情、对话、行动等结合起来，绘声绘色；也有了具体丰富而又生动传神的细节刻画，体现出白话小说在创作方法上的新进展。同时，宋元话本中以行动表现人物的写人手法被继承了下来，有时把人物置于与外部世界的激烈冲突中来显示其内心矛盾，有时通过一系列的行动来突出强调、反复渲染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而在用行动、对话来刻画人物的个性方面，“三言”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细节的丰富和具体，还能和人物的社会存在及时代特征相适应，塑造出的形象更为鲜明。总而言之，小说对人物动作、外貌、心理的描写，有机地填充在情节的骨架之间，使整部作品浑然厚重，也使作品中的人物血肉丰满，生动可感。

第三，“三言”的语言成就，为后世的小说创作树立了样板。“三言”既汲取了宋元话本“谐于里耳”的口语化特征，又经过冯梦龙这个文化修养很高的文人的润色、创作，把生动活泼的口语与浅显易懂的文言结合在一起。作者将宋元话本粗具形态的白话变成

了流畅生动的文学语言；叙述语言明白如话，富于表现力；人物语言描摹逼真，具有个性化。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等反映市民生活的作品，语言的通俗、生动，丰富多彩，尤为明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三言”标志着白话短篇小说的语言艺术已经成熟，为白话短篇小说的语言树立了典范。

第四，题材的开拓，这主要表现在描写对象的转移上。作品为读者展现了一个五光十色的市井世界，作者自觉不自觉地把笔触伸向了平凡的市民生活，商贩、走卒、和尚、游民、歹徒、无赖、鸨母、妓女等形形色色的市井小民成为了文学人物画廊中的主角。这种以市井生活为主题的文学作品的出现，显然是对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传统文学的一大突破，从而大大拓宽了中国古代文学的表现空间。

2011年冬



【目 录】

喻世明言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二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一八
吴保安弃家赎友	二九
滕大尹鬼断家私	三六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四五
范巨卿鸡黍死生交	五一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五四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五八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六四
李秀卿义结黄贞女	六九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七五

警世通言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八八
王安石三难苏学士	九三
崔待诏生死冤家	九九
苏知县罗衫再合	一〇六
范鳅儿双镜重圆	一二〇
三现身包龙图断冤	一二五
赵太祖千里送京娘	一三二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一四一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一五四
况太守断死孩儿	一六三
万秀娘仇报山亭儿	一六九

醒世恒言

卖油郎独占花魁	一七八
灌园叟晚逢仙女	一九六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二〇六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二一七
施润泽滩阙遇友	二二四
张廷秀逃生救父	二三四
薛录事鱼服证仙	二五八
郑节使立功神臂弓	二六九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宋本作《错斩崔宁》)	二七七
蔡瑞虹忍辱报仇	二八五
杜子春三入长安	二九七



喻世明言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仕至千钟^①非贵，年过七十常稀，浮名身后有谁知？万事空花游戏。

休逞少年狂荡，莫贪花酒便宜。脱离烦恼是和非，随分安闲得意。

这首词名为《西江月》，是劝人安分守己，随缘作乐，莫为酒、色、财、气四字，损却精神，亏了行止。求快活时非快活，得便宜处失便宜。说起那四字中，总到不得那色字利害。眼是情媒，心为欲种，起手时，牵肠挂肚；过后去，丧魄销魂。假如墙花路柳（旧时指妓女），偶然适兴，无损于事。若是生心设计，败俗伤风，只图自己一时欢乐，却不顾他人的百年恩义，假如你有娇妻爱妾，别人调戏上了，你心下如何？古人有四句道得好：

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差错）。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

看官，则今日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可见果报不爽，好教少年子弟做个榜样。

话中单表一人，姓蒋，名德，小字兴哥，乃湖广襄阳府枣阳县人氏。父亲叫做蒋世泽，从小走熟广东，做客（外出经商）买卖。因为丧了妻房罗氏，止遗下这兴哥，年方九岁，别无男女。这蒋世泽割舍不下，又绝不得广东的衣食道路，千思百计，无可奈何，只得带那九岁的孩子同行作伴，就教他学些乖巧。这孩子虽则年小，生得：

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行步端庄，言辞敏捷。聪明赛过读书家，伶俐不输长大汉。人人唤做粉孩儿，个个美他无价宝。

蒋世泽怕人妒忌，一路上不说是嫡亲儿子，只说是内侄罗小官人。原来罗家也是走广东的，蒋家只走得一代，罗家到走过三代了。那边客店牙行（中国古代市场中为买卖双方介绍交易，评定商品质量、价格的居间行商），都与罗家世代相识，如自己亲眷一般。这蒋世泽做客，起头也还是丈人罗公领他走起的；因罗家近来屡次遭了屈官司，家道消乏，好几年不曾走动。这些客店牙行见了蒋世泽，那一遍不动问罗家消息，好生牵挂！今番见蒋世泽带个孩子到来，问知是罗家小官人，且是生得十分清秀，应对聪明，想着他祖父三辈交情，如今又是第四辈了，那一个不欢喜！

闲话休题。却说蒋兴哥跟随父亲做客，走了几遍，学得伶俐乖巧，生意行中，百般都会，父亲也喜不自胜。何期到一十七岁上，父亲一病身亡，且喜刚在家中，还不做客造之鬼。兴哥哭了一场，免不得揩干泪眼，整理大事。殡葬（bìn liàn，入殓和出殓。殓，安葬；殓，给尸体穿衣下棺）之外，做些功德超度，自不必说。七七四十九日内，内外宗亲，都来吊孝。本县有个王公，正是兴哥的新岳丈，也来上门祭奠，少不得蒋门亲戚陪侍叙话。中间说起兴哥少年老成，这般大事，亏他独力支持，因话随话间，就有人撺掇（cuān duō，劝诱、怂恿）道：“王老亲翁，如今令爱也长成了，何不乘凶完配，教他夫妇作伴，也好过日。”王公未肯应承，当日相别去了。众亲戚等安葬事毕，又去撺掇兴哥，兴哥初时也不肯，却被撺掇了几番，自想孤身无伴，只得应允。央原媒人往王家去说，王公只是推辞，说道：“我家

① 千钟：古以六斛（hú）四斗为一钟，一说八斛为一钟，又谓十斛为一钟。此处指优厚的俸禄。

也要备些薄薄妆奁(lián),一时如何来得?况且孝未期年(周年),于礼有碍,便要成亲,且待小祥(亡者过世满一周年之日)之后再议。”媒人回话,兴哥见他说得正理,也不相强。

光阴如箭,不觉周年已到。兴哥祭过了父亲灵位,换去粗麻衣服,再央媒人王家去说,方才依允。不隔几日,六礼完备,娶了新妇进门。有《西江月》为证:

孝幕翻成红幕,色衣换去麻衣。画楼结彩烛光辉,合卺^①花筵^②齐备。

那美妆奁富盛,难求丽色娇妻。今宵云雨足欢娱,来日人称恭喜。

说这新妇是王公最幼之女,小名唤做三大儿;因他(古文只有“他”字,故无论男女借用为“他”。“她”字直到现代白话文运动始出现)是七月七日生的,又唤做三巧儿。王公先前嫁过的两个女儿,都是出色标致的。枣阳县中,人人称羨,造出四句口号,道是:

天下妇人多,王家美色寡。有人娶着他,胜似为附马。

常言道:“做买卖不着,只一时;讨老婆不着,是一世。”若干官宦大户人家,单拣门户相当,或是贪他嫁资丰厚,不分皂白,定了亲事。后来娶下一房奇丑的媳妇,十亲九眷面前,出来相见,做公婆的好没意思。又且丈夫心下不喜,未免私房走野(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偏是丑妇极会管老公,若是一般见识的,便要反目;若使顾惜体面,让他一两遍,他就做大做强起来。有此数般不妙,所以蒋世泽闻知王公惯生得好女儿,从小便送过财礼,定下他幼女与儿子为婚。今日娶过门来,果然娇姿艳质,说起来,比他两个姐儿加倍标致。正是:

吴宫西子不如,楚国南威^③难赛。若比水月观音,一样烧香礼拜。

蒋兴哥人才本自齐整,又娶得这房美色的浑家(妻子),分明是一对玉人,良工琢就,男欢女爱,比别个夫妻更胜十分。三朝之后,依先换了些浅色衣服,只推制中,不与外事,专在楼上与浑家成双捉对,朝暮取乐。真个行坐不离,梦魂作伴。自古苦日难熬,欢时易过,暑往寒来,早已孝服完满,起灵除孝,不在话下。

兴哥一日间想起父亲存日广东生理,如今担阁(即耽搁)三年有余了,那边还放下许多客帐,不曾取得。夜间与浑家商议,欲要去走一道。浑家初时也答应道该去,后来说到许多路程,恩爱夫妻,何忍分离?不觉两泪交流。兴哥也自割舍不得,两下凄惨一场,又丢开了。如此已非一次。

光阴荏苒,不觉又捱过了二年。那时兴哥决意要行,瞒过了浑家,在外面暗暗收拾行李。拣了个上吉的日期,五日前方对浑家说知,道:“常言‘坐吃山空’,我夫妻两口,也要成家立业,终不然抛了这行衣食道路?如今这二月天气不寒不暖,不上路更待何时?”浑家料是留他不住了,只得问道:“丈夫此去几时可回?”兴哥道:“我这番出外,甚不得已,好歹一年便回,宁可第二遍多去几时罢了。”浑家指着楼前一棵椿(chūn)树道:“明年此树发芽,便盼着官人回也。”说罢,泪下如雨。兴哥把衣袖替他揩拭,不觉自己眼泪也挂下来。两下里怨离惜别,分外恩情,一言难尽。

① 合卺(jīn):古代婚礼仪式之一,新夫妇在新房内共饮合欢酒。

② 花筵:华美之席。

③ 南威:即南之威,春秋时楚国的美女。

到第五日，夫妇两个啼啼哭哭，说了一夜的话，索性不睡了。五更时分，兴哥便起身收拾，将祖遗下的珍珠细软，都交付与浑家收管。自己只带得本钱银两、帐目底本及随身衣服、铺陈（被褥卧具）之类，又有预备下送礼的人事，都装叠（安放）得停当。原有两房家人，只带一个后生些的去；留一个老成的在家，听浑家使唤，买办日用。两个婆娘，专管厨下。又有两个丫头，一个叫晴云，一个叫暖雪，专在楼中伏侍，不许远离。吩咐停当了，对浑家说道：“娘子耐心度日。地方轻薄子弟不少，你又生得美貌，莫在门前窥瞰（偷看），招风揽火。”浑家道：“官人放心，早去早回。”两下掩泪而别。正是：

世上万般哀苦事，无非死别与生离。

兴哥上路，心中只想着浑家，整日的不瞅不睬。不一日，到了广东地方，下了客店。这伙旧时相识，都来会面，兴哥送了些人事。排家（接家接户）的治酒接风，一连半月二十日，不得空闲。兴哥在家时，原是淘虚了身子，一路受些劳碌，到此未免饮食不节，得了个疟疾，一夏不好，秋间转成水痢。每日请医切脉，服药调治，直延到秋尽，方得安痊。把买卖都担阁了，眼见得一年回去不成。正是：

只为蝇头微利，抛却鸳被良缘。

兴哥虽然想家，到得日久，索性把念头放慢了。

不题兴哥做客之事。且说这里浑家王三巧儿，自从那日丈夫吩咐了，果然数月之内，目不窥户，足不下楼。光阴似箭，不觉残年将尽，家家户户，闹轰轰的暖火盆（古代除夕风俗，在庭院中架起松柏树枝，点火焚烧，祭祀祖神），放爆竹，吃合家欢耍子。三巧儿触景伤情，图想丈夫，这一夜好生凄楚！正合古人的四句诗，道是：

腊尽愁难尽，春归人未归。朝来嗔^①寂寞，不肯试新衣。

明日正月初一日，是个岁朝。晴云、暖雪两个丫头，一力劝主母在前楼去看看街坊景象。原来蒋家住宅前后通连的两带楼房，第一带临着大街，第二带方做卧室，三巧儿闲常只在第二带中坐卧。这一日被丫头们撺掇不过，只得从边厢里走过前楼，吩咐推开窗子，把帘儿放下，三口儿在帘内观看。这日街坊上好不闹杂！三巧儿道：“多少东行西走的人，偏没个卖卦先生在內！若有时，唤他来卜问官人消息也好。”晴云道：“今日是岁朝，人人要闲耍的，那个出来卖卦？”暖雪叫道：“娘！限在我两个身上，五日内包唤一个来占卦便了。”

早饭过后，暖雪下楼小解，忽听得街上当当的敲响。响的这件东西，唤做“报君知”，是瞎子卖卦的行头。暖雪等不及解完，慌忙检了裤腰，跑出门外，叫住了瞎先生。拨转脚头，一口气跑上楼来，报知主母。三巧儿吩咐，唤在楼下坐启（日常坐着谈话做事的隔间，也作“坐起”）内坐着，讨他课钱，通陈（祷告，祷祝）过了，走下楼梯，听他剖断。那瞎先生占成一卦，问是何用。那时厨下两个婆娘，听得热闹，也都跑将来了，替主母传语道：“这卦是问行人的。”瞎先生道：“可是妻问夫么？”婆娘道：“正是。”先生道：“青龙治世，财爻发动。若是妻问夫，行人在半途，金帛千箱有，风波

① 嗔（chēn）：怪罪。

一点无。青龙属木，木旺于春，立春前后，已动身了。月尽月初，必然回家，更兼十分财采（钱财）。”三巧儿叫买办的，把三分银子打发他去，欢天喜地，上楼去了。真所谓“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大凡人不做指望，倒也不在心上；一做指望，便痴心妄想，时刻难过。三巧儿只为信了卖卦先生之语，一心只想丈夫回来，从此时常走向前楼，在帘内东张西望。直到二月初旬，椿树抽芽，不见些儿动静。三巧儿思想丈夫临行之约，愈加心慌，一日几遍，向外探望。也是合当有事，遇着这个俊俏后生。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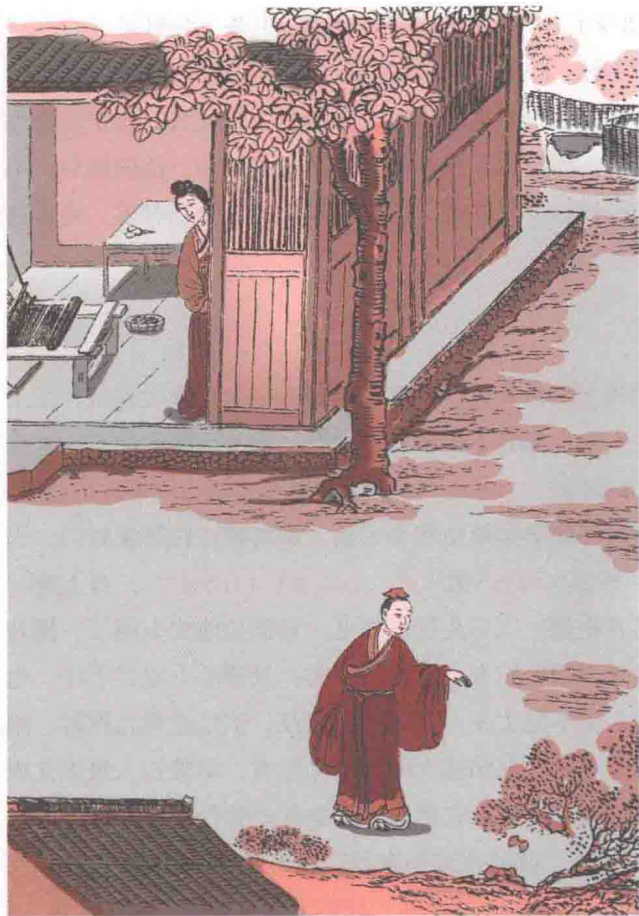
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这个俊俏后生是谁？原来不是本地，是徽州新安县人氏，姓陈，名商，小名叫做大喜哥，后来改口呼为大郎。年方二十四岁，且是生得一表人物，虽胜不得宋玉、潘安，也不在两人之下。这大郎也是父母双亡，凑了二三千金本钱，来走襄阳贩余（收买粮食。余，dí）些米豆之类，每年常走一遍。他下处自在城外，偶然这日进城来，要到大市街汪朝奉典铺中问个家信。那典铺正在蒋家对门，因此经过。你道怎生打扮？头上带一顶苏样的百柱髻（zōng）帽（用马、猪等颈毛所制的帽子），身上穿一件鱼肚白的湖纱道袍，又恰好与蒋兴哥平昔穿着相像。三巧儿远远瞧见，只道是他丈夫回了，揭开帘子，定眼而看。陈大郎抬头，望见楼上一个年少的美妇人，目不转睛的，只道心上欢喜了他，也对着楼上丢个眼色。谁知两个都错认了。三巧儿见不是丈夫，羞得两颊通红，忙忙把窗儿拽转，跑在后楼，靠着床沿上坐地，兀自心头突突的跳个不住。谁知陈大郎的一片精魂，早被妇人眼光儿摄上去了。回到下处，心心念念的放他不下，肚里想道：“家中妻子，虽是有些颜色，怎比得妇人一半！欲待通个情款，争奈无门可入。若得谋他一宿，就消花这些本钱，也不枉为人在世。”叹了口气，忽然想起大市街东巷，有个卖珠子的薛婆，曾与他做过交易。这婆子能言快语，况且日逐（每天）串街走巷，那一家不认得，须是与他商议，定有道理。

这一夜翻来覆去，勉强过了。次日起个清早，只推有事，讨些凉水梳洗，取了一百两银子，两大锭金子，急急的跑进城来。这叫做：

欲求生受用，须下死工夫。

陈大郎进城，一径来到大市街东巷，去敲那薛婆的门。薛婆蓬着头，正在天井里拣珠子，听得敲门，一头收过珠包，一头问道：“是谁？”才听说出“徽州陈”三字，慌忙开门请进，道：“老身未曾梳洗，不敢为礼了。大官人起得好早！有何贵干？”陈大郎道：“特特而来，若退时，怕不相遇。”薛婆道：“可是作成老身出脱（卖出）些珍珠首饰么？”陈大郎道：“珠子也要买，还有大买卖作成你。”薛婆道：“老身除了这一行货，其余都不熟惯。”陈大郎道：“这里可说得话么？”薛婆便把大门关上，请他到小阁儿坐着，问道：“大官人有何吩咐？”大郎见四下无人，便向衣袖里摸出银子，解开布包，摊在桌上，道：“这一百两白银，干娘收过了，方才敢说。”婆子不知高低，那里肯受。大郎道：“莫非嫌少？”慌忙又取出黄灿灿的两锭金子，也放在桌上，道：“这十两金子，一并奉纳。若干娘再不收时，便是故意推调了。今日是我来寻你，非是你来求我。只为这桩大买卖，不是老娘成不得，所以特地相求。便说做不成时，这金银你只管受用。终不然我又来取讨，日后再没相会的时节了？我陈商不是恁（nèn）般（这样，这般，如此）小样的人！”



看官，你说从来做牙婆（牙婆是以贩卖胭脂、花粉等妇人用品维生的，但又居中介绍买卖，负责中介大户人家选买宠妾、歌童、舞女等，且常兼管媒婆职业）的那个不贪钱钞？见了这般黄白之物，如何不动火？薛婆当时满脸堆下笑来，便道：“大官人休得错怪，老身一生不曾要别人一厘一毫不明不白的钱财。今日既承大官人吩咐，老身权且留下：若是不能效劳，依旧奉纳。”说罢，将金锭放银包内，一齐包起，叫声：“老身大胆了。”拿向卧房中藏过，忙趱（xuē，转身）出来，道：“大官人，老身且不敢称谢，你且说甚么买卖，用着老身之处？”大郎道：“急切要寻一件救命之宝，是处都无，只大市街上一家人家方有，特央干娘去借借。”婆子笑将起来道：“又是作怪！老身在这条巷中住过二十多年，不曾闻大市街有甚救命之宝。大官人你说，有宝的还是谁家？”大郎道：“敝乡里汪三朝奉典铺对门高楼子内是何人之宅？”婆子想了一回，道：“这是本地蒋兴哥家里，他男子出外做客，一

年多了，止有女眷在家。”大郎道：“我这救命之宝，正要问他女眷借借。”便把椅儿搬近了婆子身边，向他诉出心腹，如此如此。

婆子听罢，连忙摇首道：“此事太难！蒋兴哥新娶这房娘子，不上四年，夫妻两个如鱼似水，寸步不离。如今没奈何出去了，这小娘子足不下楼，甚是贞节。因兴哥做人有些古怪，容易嗔嫌（chēn，怒），老身辈从不曾上他的阶头。连这小娘子面长面短，老身还不认得，如何应承得此事？方才所赐，是老身薄福，受用不成了。”陈大郎听说，慌忙双膝跪下。婆子去扯他时，被他两手拿住衣袖，紧紧核定在椅上，动弹不得。口里说：“我陈商这条性命，都在干娘身上。你是必思量个妙计，作成我入马，救我残生。事成之日，再有白金百两相酬。若是推阻，即今便是个死。”慌得婆子没理会处，连声应道：“是，是！莫要折杀老身，大官人请起，老身有话讲。”陈大郎方才起身，拱手道：“有何妙策，作速见教。”薛婆道：“此事须从容图之，只要成就，莫论岁月。若是限时限日，老身决难奉命。”陈大郎道：“若果然成就，便退几日何妨。只是计将安出？”薛婆道：“明日不可太早，不可太迟，早饭后，相约在汪三朝奉典铺中相会。大官人可多带银两，只说与老身做买卖，其间自有道理。若是老身这两只脚跨进得蒋家门时，便是大官人的造化。大官人便可急回下处，莫在他门首盘桓，被人识破，误了大事。讨得三分机会，老身自来回覆。”陈大郎道：“谨依尊命。”唱了个肥喏（即大喏，深深作一揖，表示格外恭敬。喏，rě），欣然开门而去。正是：

未曾灭项兴刘，先见筑坛拜将。

当日无话。到次日，陈大郎穿了一身齐整衣服，取上三四百两银子，放在个大皮匣内，唤小郎背着，跟随到大市街汪家典铺来。瞧见对门楼窗紧闭，料是妇人不在，便与管典的拱了手，讨个木凳儿坐在门前，向东而望。不多时，只见薛婆抱着一个蔑丝箱儿来了。陈大郎唤住，问道：“箱内何物？”薛婆道：“珠宝首饰，大官人可用么？”大郎道：“我正要买。”薛婆进了典铺，与管典的相见了，叫声聒噪，便把箱儿打开。内中有十来包珠子，又有几个小匣儿，都盛着新样簇花点翠的首饰，奇巧动人，光灿夺目。陈大郎拣几吊极粗极白的珠子，和那些簪珥（zān ěr，古代发饰、耳饰的一种）之类，做一堆儿放着，道：“这些我都要了。”婆子便把眼儿瞅着，说道：“大官人要用时尽用，只怕不肯出这样大价钱。”陈大郎已自会意，开了皮匣，把这些银两白华华的，摊做一台，高声的叫道：“有这些银子，难道买你的货不起。”此时邻舍闲汉已自走过七八个人，在铺前站着看了。婆子道：“老身取笑，岂敢小觑（qù，看，瞧）大官人。这银两须要仔细，请收过了，只要还得价钱公道便好。”两下一边的讨价多，一边的还钱少，差得天高地远。那讨价的一口不移。这里陈大郎拿着东西，又不放手，又不增添，故意走出屋檐，件件地反复认看，言真道假、弹斤估两的在日光中恒耀。惹得一市人都来观看，不住声的有人喝采。婆子乱嚷道：“买便买，不买便罢，只管担阁人则甚！”陈大郎道：“怎么不买？”两个又论了一番价。正是：

只因酬价争钱口，惊动如花似玉人。

王三巧儿听得对门喧嚷，不觉移步前楼，推窗偷看。只见珠光闪烁，宝色辉煌，甚是可爱。又见婆子与客人争价不定，便吩咐丫鬟去唤那婆子，借他东西看看。晴云领命，走过街去，把薛婆衣袂（衣袖，袂，mèi）一扯，道：“我家娘请你。”婆子故意问道：“是谁家？”晴云道：“对门蒋家。”婆子把珍珠之类，劈手夺将过来，忙忙的包了，道：“老身没有许多空闲与你歪缠（无理取闹，胡搅蛮缠）！”陈大郎道：“再添些卖了罢。”婆子道：“不卖，不卖！像你这样价钱，老身卖去多时了。”一头说，一头放入箱儿里，依先关锁了，抱着便走。晴云道：“我替你老人家拿罢。”婆子道：“不消。”头也不回，径到对门去了。陈大郎心中暗喜，也收拾银两，别了管典的，自回下处。正是：

眼望捷旌旗，耳听好消息。

晴云引薛婆上楼，与三巧儿相见了。婆子看那妇人，心下想道：“真天人也！怪不得陈大郎心迷，若我做男子，也要浑了。”当下说道：“老身久闻大娘贤慧，但恨无缘拜识。”三巧儿问道：“你老人家尊姓？”婆子道：“老身姓薛，只在这里东巷住，与大娘也是个邻里。”三巧儿道：“你方才这些东西，如何不卖？”婆子笑道：“若不卖时，老身又拿出来怎的？只笑那下路客人（即下江客人。古代往上游之人常称往下游之人谓下江人），空自一表人才，不识货物。”说罢便去开了箱儿，取出几件簪珥，递与那妇人看，叫道：“大娘，你道这样首饰，便工钱也费多少！他们还得忒（tuī，太）不像样，教老身在主人家面前，如何告得许多消乏？”又把几串珠子提将起来道：“这般头号的货，他们还做梦哩。”三巧儿问了他讨价还价，便道：“真个亏你些儿。”婆子道：“还是大家宝眷，见多识广，比男子汉眼力倒胜十倍。”三巧儿唤丫鬟看茶，婆子道：“不扰茶了。老身有件要紧的事，欲往西街走走，遇

着这个客人，缠了多时，正是：‘买卖不成，担误工程。’这箱儿连锁放在这里，权烦大娘收拾。老身暂去，少停就来。”说罢，便走。三巧儿叫晴云送他下楼，出门向西去了。

三巧儿心上爱了这几件东西，专等婆子到来酬价，一连五日不至。到第六日午后，忽然下一场大雨。雨声未绝，砰砰的敲门声响。三巧儿唤丫鬟开看，只见薛婆衣衫半湿，提个破伞进来，口儿道：“晴干不肯走，直待雨淋头。”把伞儿放在楼梯边，走上楼来万福道：“大娘，前晚失信了。”三巧儿慌忙答礼道：“这几日在那里去了？”婆子道：“小女托赖，新添了个外孙。老身去看看，留住了几日，今早方回。半路上下起雨来，在一个相识人家借得把伞，又是破的，却不是晦气！”三巧儿道：“你老人家几个儿女？”婆子道：“只有一个儿子，完婚过了。女儿倒有四个，这是我第四个了，嫁与徽州朱八朝奉做偏房，就在这北门外开盐店的。”三巧儿道：“你老人家女儿多，不把来当事了。本乡本土少什么一夫一妇的，怎舍得与异乡人做小？”婆子道：“大娘不知，倒是异乡人有情怀。虽则偏房，他大娘子只在家里，小女自在店中，呼奴使婢，一般受用。老身每遍去时，他当个尊长看待，更不怠慢。如今养了个儿子，愈加好了。”三巧儿道：“也是你老人家造化，嫁得着。”

说罢，恰好晴云讨茶上来，两个吃了。婆子道：“今日雨天没事，老身大胆，敢求大娘的首饰一看，看些巧样儿在肚里也好。”三巧儿道：“也只是平常生活，你老人家莫笑话。”就取一把钥匙，开了箱笼，陆续搬出许多钗、钿（**diàn**，古代一种嵌金花的首饰）、络索之类。薛婆看了，夸美不尽，道：“大娘有恁般珍异，把老身这几件东西，看不在眼了。”三巧儿道：“好说，我正要与老人家请个实价。”婆子道：“娘子是识货的，何消老身费嘴。”三巧儿把东西检过，取出薛婆的篋丝箱儿来，放在桌上，将钥匙递与婆子道：“你老人家开了，检看个明白。”婆子道：“大娘成精细了。”当下开了箱儿，把东西逐件搬出。三巧儿品评价钱，都不甚远。婆子并不争论，欢欢喜喜的道：“恁地，便不枉了人。老身就少赚几贯钱，也是快活的。”三巧儿道：“只是一件，目下凑不起价钱，只好现奉一半。等待我家官人回来，一并清楚，他也只在这几日回了。”婆子道：“便迟几日，也不妨事。只是价钱上相让多了，银水要足纹（**足色的纹银**）的。”三巧儿道：“这也小事。”便把心爱的几件首饰及珠子收起，唤晴云取杯现成酒来，与老人家坐坐。

婆子道：“**造次**（**轻率；随便**），如何好搅扰？”三巧儿道：“时常清闲，难得你老人家到此，作伴**扳话**（**攀谈、闲聊**）。你老人家若不嫌怠慢，时常过来走走。”婆子道：“多谢大娘错爱，老身家里当不过嘈杂，像宅上又忒清闲了。”三巧儿道：“你家儿子做甚生意？”婆子道：“也只是接些珠宝客人，每日的讨酒讨浆，刮的人不耐烦。老身**亏杀**（**多亏，幸亏**）各宅们走动，在家时少，还好。若只在六尺地上转，怕不燥死了人。”三巧儿道：“我家与你相近，不耐烦时，就过来闲话。”婆子道：“只不敢频频打搅。”三巧儿道：“老人家说那里话。”

只见两个丫鬟轮番的走动，摆了两副杯箸（**zhù**，**筷子**），两碗腊鸡，两碗腊肉，两碗鲜鱼，连果碟素菜，共一十六个碗。婆子道：“如何盛设！”三巧儿道：“现成的，休怪怠慢。”说罢，斟酒递与婆子，婆子将杯回敬，两下对坐而饮。原来三巧儿酒量尽去得，那婆子又是酒壶酒瓮，吃起酒来，一发相投了，只恨会面之晚。那日直吃到傍晚，刚刚雨止，婆子作谢要回。三巧儿又取出大银钟来，劝了几钟，又陪他吃了晚饭。说道：“你老人家再宽坐一时，我将这一半价钱付你去。”婆子道：“天晚了。大娘请自在，不争这一夜儿，明日却来领罢。连这篋丝箱儿，老身也不拿去了，省得路上泥滑滑的不好走。”三巧儿道：“明日专专望你。”婆子作别下楼，取了破伞，出门去了。正是：

世间只有虔婆嘴，哄动多多少少人。

却说陈大郎在下处呆等了几日，并无音信。见这日天雨，料是婆子在家，拖泥带水的进城来问个消息，又不相值。自家在酒肆中吃了三杯，用了些点心，又到薛婆门首打听，只是未回。看看天晚，却待转身，只见婆子一脸春色，脚略斜的走入巷来。陈大郎迎着他，作了揖，问道：“所言如何？”婆子摇手道：“尚早。如今方下种，还没有发芽哩。再隔五六年，开花结果，才到得你口。你莫在此探头探脑，老娘不是管闲事的。”陈大郎见他醉了，只得转去。

次日，婆子买了些时新果子、鲜鸡、鱼、肉之类，唤个厨子安排停当，装做两个盒子，又买一瓮上好的酹酒（酹酒。酹，指茶、酒等饮料味厚），央间壁小二挑了，来到蒋家门首。三巧儿这日，不见婆子到来，正教晴云开门出来探望，恰好相遇。婆子教小二挑在楼下，先打发他去了。晴云已自报知主母。三巧儿把婆子当个贵客一般，直到楼梯一边迎她上去。婆子千恩万谢的福了一回，便道：“今日老身偶有一杯水酒，将来与大娘消遣。”三巧儿道：“倒要你老人家贍钞（破费。贍，供给），不当受了。”婆子央两个丫鬟搬将上来，摆做一桌子。三巧儿道：“你老人家忒迂阔（迂腐而不切合实际）了，恁般大弄起来。”婆子笑道：“小户人家，备不出甚么好东西，只当一茶奉献。”晴云便去取杯箸，暖雪便吹起水火炉来。霎时酒暖，婆子道：“今日是老身薄意，还请大娘转坐客位。”三巧儿道：“虽然相扰，在寒舍岂有此理？”两下谦让多时，薛婆只得坐了客席。这是第三次相聚，更觉熟分了。饮酒中间，婆子问道：“官人出外好多时了还不回，亏他撇得大娘下。”三巧儿道：“便是，说过一年就转，不知怎地担阁了？”婆子道：“依老身说，放下了恁般如花似玉的娘子，便博个堆金积玉也不为罕。”婆子又道：“大凡走江湖的人，把客当家，把家当客。比如我第四个女婿宋八朝奉，有了小女，朝欢暮乐，那里想家？或三年四年，才回一遍。住不上一两个月，又来了。家中大娘子替他担孤受寡，那晓得他外边之事？”三巧儿道：“我家官人到不是这样的人。”婆子道：“老身只当闲话讲，怎敢将天比地？”当日两个猜谜掷色，吃得酩酊而别。

第三日，同小二来取家火，就领这一半价钱。三巧又留他吃点心。从此以后，把那一半贍钱为由，只做问兴哥的消息，不时行走，这婆子俐齿伶牙，能言快语，又半痴不颠的，惯与丫鬟们打诨，所以上下都欢喜他。三巧儿一日不见他来，便觉寂寞，叫老家人认了薛婆家里，早晚常去请他，所以一发来得勤了。世间有四种人惹他不得，引起了头，再不好绝他。是那四种？游方僧道、乞丐、闲汉、牙婆。上三种人犹可，只有牙婆是穿房入户的，女眷们怕冷静时，十个九个到要扳（结交）他来往。今日薛婆本是个不善之人，一般甜言软语，三巧儿遂与他成了至交，时刻少他不得。正是：

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陈大郎几遍讨个消息，薛婆只回言尚早。其时五月中旬，天渐炎热。婆子在三巧儿面前，偶说起家中蜗窄，又是朝西房子，夏月最不相宜，不比这楼上高敞风凉。三巧儿道：“你老人家若撇得家下，到此过夜也好。”婆子道：“好是好，只怕官人回来。”三巧儿道：“他就回，料道不是半夜三更。”婆子道：“大娘不嫌蒿恼（打搅，麻烦。蒿，hāo），老身惯是捩（yà）相知（拉关系，强行结交）的，只今晚就取铺陈过来，与大娘作伴，何如？”三巧儿道：“铺陈尽有，也不须拿得。你老人家回覆家里一声，索性在此过了一夏家去不好？”婆子真个对家里儿子媳妇说了，只带个梳匣儿过来。三巧儿道：“你